

對亡者的五次說話

分場表：

- 一、對少女說話
- 二、對導演伯格曼說話
- 三、對小孩說話
- 四、對戀人說話
- 五、對女巫說話

角色表：

- 非我（與「我」是同一人）
- 少女 - 阿買
- 導演 - 英瑪伯格曼
- 小孩
- 戀人（青年、中年）
- 女巫
- 我（與「非我」是同一人）
- 武士（聲音）
- 死神（聲音）

故事大綱：

這些說話或者都是在夢境中發生

我 —— 非我？

此刻「我」所記錄的，與五位亡者之間的對話，不知是醒來後的記憶，或者是記憶緊隨著每一個說話的當下。

第一場 對少女說話

(遠處放著一張床，光線微弱，場景似在醫院病房的一角。舞台另一邊，則是一座盛夏的花園，繁花盛開，一身純白衣裙的少女走了過來。)

少女：我不認識妳。

非我：我知道。

少女：為什麼是我？

(少女不理解的看著非我，左手緊緊地擒住右手，衣衫拉扯之下，更顯出她的骨瘦如柴。)

非我：我從報上一則社會新聞知道了妳。

少女：我問為什麼是我在這跟妳說話？

非我：從那時起，我不曾忘記過，真的，妳所留下的部落格、新聞報導、三封遺書、送給朋友的禮物……

少女：不要重覆給我聽！

(少女憤怒地撕下袖子的一角。非我驚詫地好一會說不出話。)

非我：我的用意並不在於打擾妳。我祇想說，有人對於妳來過世上這回事，確確實實留過心，即使從不認識妳。

少女：妳這樣莫名其妙把我找過來，萬一我錯過了什麼？

非我：錯過？……我不理解妳的意思。

(少女有些不悅，從花園裡粗魯地拔了幾株草扔向非我。)

少女：我難道沒有機會再錯過？活著的時候一切都很糟……我活著的時候受了那麼多傷害、歧視，還不都因為家裡窮。妳以為人自殺以後就永遠化成灰了？等於零了？

(少女再度憤怒地撕下身上穿的衣衫，非我向前阻止，少女閃過身，躲到一棵樹後面。)

少女：等會兒海的那邊……

(少女快步奔跑起來，繞到花叢深處，非我著急追過去，害怕少女會就此消失。)

非我：別生氣，我無法瞭解死亡的世界。(非我站定，表情裝重地開始念詩)

清晨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

我們中午喝早上喝我們夜裡喝

我們喝啊喝

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 躺在那裡不擁擠

少女：我的「部落格簡介」！妳背那些做什麼？

非我：妳的文章我都仔細讀過，妳非常勤快更新部落格。我真的好驚訝妳那麼喜歡看電影、小說，妳對於藝術作品的心得感想，妳還會想到要改寫中外那些名詩。

少女：在我上吊之後才關心，太遲了。(神情漠然) 活著時不肯好好對待我，等我跟我爸一起死了才上網關心，這社會就是這樣沒救了。

（幾隻蝴蝶飛過來，穿梭在花叢草木間，少女揮手繞著蝴蝶玩舞了一番。）

少女：每次看到蝴蝶標本我就很難過，人類對著屍體觀賞到底樂趣在哪裡？蝴蝶最大的快樂是來自能夠飛的自由。

非我：很抱歉，那時我不認識妳啊。有時我會想如果能夠認識妳說不定……，妳知道嘛，我在妳所居住的城鎮當過實習老師，因為我喜歡海，所以就要求分發到那裡。

少女：妳以為那樣妳就可以瞭解我？我又不是妳的學生，我討厭學校！

非我：我以為妳渴望上學，妳提過幾次學歷不高、自卑這些事。

少女：學歷不高是因為沒錢，而且其實我有考上高中，公立的，明星高中！

（少女慌張起來，回頭在找尋東西，動作莽撞，踩亂了花草。）

少女：留給好朋友的禮物當中，有我當年的錄取通知書，我都考上了，但念不起。而且我太驕傲了，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我家的真實狀況，就跟我爸一樣，再窮都不會跟親戚哭，我們不需要別人的同情。但我一點不輸給所有人，我可以待在圖書館八個小時，餓了也不吃東西光是看書。

非我：我知道，妳的每一篇文章，那怕祇是好玩的推測前世的算命遊戲，我都讀了。

少女：那又怎樣？小學國文老師當著全班面說我的作文是抄的，我說不是，從此以後作文課她就要我坐在最前面一排，監視我是不是偷抄書本。她是導師，知道我們家情況，好像窮人就不可能比較聰明。

非我：妳的憤怒我可以理解，我所不能夠理解的是妳的放棄。對照後來發生的事，覺得很矛盾，妳說羨慕西蒙波娃跟沙特的關係，還引用了書上的句子：

沙特的死把我們分開了，我死後兩人也不會再聚首，但能有五十年的時間讓我們相處在一起，就已經夠美好了。

少女：我很矛盾，真的，我熱愛生命，但現實卻不願意眷顧我。

（少女翻起一片草，將泥土塞進肚子裡，看起來就像一個即將臨盆的孕婦）

少女：媽媽的肚子脹得好大好大，像是快要臨盆的孕婦，裡面睡的卻是死神。我看過一部電影叫「第七封印」，文化中心看一場票要六十塊，我就躲在廁所，從早到晚看了三場，每次死神出現我都會哭。

（舞台角落病房的燈光亮起來，武士與死神祇以黑色剪影與肅穆聲音出現在病房的牆壁上。）

武士：你是誰？

死神：我是死神。

武士：你是來找我的嗎？

死神：我已經跟蹤你很久了。

武士：我知道。

死神：你預備好了嗎？

武士：我的軀體膽怯，我的心卻不然。

死神：這並不可恥。

武士：等一等。

死神：每個人都這樣講，我可從來不等人的。（病房的燈光暗去）

（舞台中央從上面降下來一張巨大黑白照片，照片裡的女子與少女神似，但個子

比較嬌小而圓潤，她一腳跨在矮凳上，手握住一把直立在地面的吉他，旁邊留白處寫著「勿忘影中人」，明顯是早期照相館的風格。）

少女：家裡有一張媽媽年輕時候的照片，她上台北工作有了第一份薪水，自己去照相館拍的，我從來沒看過媽媽那麼漂亮，她一直那麼辛苦，那麼瘦弱。從我看到電視連續劇演葬禮以後，我就想到有一天媽媽那張照片會掛在葬禮上。她身體有病，爸爸說看醫生也沒用，需要花很多錢開刀吃藥，我一直感覺死神隨時都會帶走媽媽，每次上課都很擔心老師突然把我叫出去，或者學校廣播說要我提早回家。但是喔……很好笑耶……我媽媽連個葬禮都沒有！

非我：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嗎？沒有人？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幫忙？如果早一點看醫生，妳媽媽可能就不會變成癌症，我一直在想……

（燈光緩緩移動，病房的角落赫然出現三具上吊者的剪影。）

少女：妳覺得很蠢？人好好的幹嘛跑去死掉！所以我們一家人都很蠢？我告訴妳，我們沒有選擇！好幾年下來，除了當哈巴狗跟親戚要錢，我們該試的都試過。

（少女的衣衫繼續被她撕扯。）

生活將我們刺得遍體鱗傷，往往好不容易度過一個難關，新的難題又接踵而來，我家卡在中間，社會福利完全照顧不到我們。癌症要花多少錢？

我找不到好工作，連去應徵殯儀館，都說至少要高中畢業。我沒什麼特殊技能，根本一無是處，難道讀書聽音樂人家就會給我薪水？活在世界上根本沒意義，沒有錢就沒有尊嚴，社會就是這麼現實。除了離開這裡到國外生活，否則寧可不要活。

（少女的衣衫已經殘破不堪，非我從病床上拿了一席被單披在少女身上，非我將少女的凌亂的頭髮整理了一下，讓少女坐在花園的盪鞦韆上，非我在一旁輕輕的推著鞦韆。）

非我：難怪妳會嚮往歐洲，介紹了好多歐洲的歷史、電影、文學。

少女：在我的秘密國度裡，祇有我單獨一個人，祇有音樂、文學、電影，我的爸爸媽媽從來不會打攪我。

非我：妳在那麼美好的年紀，一個我希望永遠停留的年紀，選擇自殺，這件事太令人惋惜，更何況妳的文筆好極了！

少女：其實妳想說，我祇讀到國中，怎麼寫得出那些文章？

（非我看著少女卻說不出話來，祇是搖了搖頭。）

少女：一個祇有國中畢業的人怎麼可能會熱愛文藝！怎麼可能理解！妳根本就不知道，其實我爸爸會寫詩，小時候我們去哪裡玩，他都會寫一首古詩來紀念。我媽媽很會唱歌，她在學校參加過合唱團，要不是養父母不准她繼續唱下去……唉！這個社會充滿了病態，千瘡百孔，太複雜也太黑暗了。我查過書，一個正常的細胞要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夠變成癌細胞，但是癌細胞祇需要幾個月就可以把人殺死。社會的真相就像癌細胞，不斷擴散邪惡，你怎麼阻止？自殺是我自己的選擇，不能決定生，人可以決定死，總算爭回了一口氣。

非我：(遲疑的語氣) 你們死了快一星期才被發現啊，這真的是妳要的結果？

少女：都死了……妳覺得那些很重要嗎？一切又繞回老問題，我們沒有錢，健保又不給付癌症，我們也沒有能力到外面去買保險。拖到後來爸爸就去 7-11 買紅牛給媽媽喝，買到老闆都很好奇到底誰在喝？老鄰居了，誰不知道我們家裡祇有三個人。

(少女突然狂笑起來，踮著腳尖轉圈子，隨意地哼著歌。)

少女：在媽媽過世九個小時後，我跟爸爸就上吊自殺了。我們不忍心媽媽一個人走在黃泉路上，太可憐、太孤單了。

(就像要扭乾似的，少女將床單絞成長條形，然後試圖套在一棵樹上)

非我：妳並不誠實，至少妳的文字不誠實。妳明明寫著 ——

自殺的人是最自私的，尤其是為情自殺的人不但自私而且還很愚蠢，自殺固然讓人解脫，但那些留在人世的人才是最可憐的人。

少女：我的情況哪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啊！我的死亡不會讓任何人痛苦，反而世界會因為我們一家三口的消失而感到輕鬆。我祇是無法有尊嚴的活下去，所以選擇死亡，並不是活得太幸福，然後受不了一點挫折就去死的弱者。妳現在對我的疑問，不過顯示出妳無法懂得一條流浪狗的命運罷了。

非我：除了沒有一個貧窮的家庭，沒有一個失業的父親、生病的母親，我們一切都相似，相信我，我對於妳的關心並不是出於一種獵奇的心態，我能理解一個年少的文學心靈。

少女：如果妳沒有一個貧窮的家庭，沒有一個失業的父親，沒有一個生病的母親，

我們完完全全不可能很相似。

非我：或許相似並不是準確的字……

少女：妳在我身上究竟想要尋找什麼呢？妳想證明其實妳懂我？真可笑！用一個死人來證明自己……很善良嗎？很聰明嗎？

非我：對，我不夠聰明，總是想不通……妳在死前三天還更新部落格，還介紹《安妮的日記》，妳還把「部落格簡介」引用的首詩續完：

有個人住那屋裡他玩蛇寫字

天黑時他寫信回德國 妳的金髮喲 瑪格麗特

寫完他步出門外星光閃爍 他吹哨喚來他的狼狗

他吹哨子叫來他的猶太人在地上挖個墳墓

他命令我們馬上奏樂跳舞

少女：妳知道我不想死嗎？當我最接近死亡的時候我想的不是死亡，我想的是快樂，我想的是結束痛苦以後的快樂，我想的是可以和爸爸媽媽一起永永遠遠的幸福下去。

非我：所以妳從來沒有準備要死？

少女：死亡不需要準備，走到那個瞬間，一切就會很自然，甚至不會悲傷。妳真的不記得嗎？其實我們見過。妳好絕望，絕望得就像我爸爸去為我媽媽買紅牛時候的表情，所以妳到我部落格裡抽了三張塔羅牌……

（三張巨大的塔羅牌降下來，分別是「女祭司」、「魔術師」逆位、「太陽」。

塔羅牌面猶如太陽放射出光芒，非我的眼睛睜不開，低著頭想閃避。）

非我：妳在作夢吧！

少女：那是妳的夢，不是我的夢。我們之前見過令妳感到不安嗎？

(語氣變得很詭異，喊了非我一聲)——欸，老師。

非我：我祇不過當了半年的實習老師就離開，相信我，我不喜歡學校，更不喜歡老師這個身份，因為我……

少女：不管妳是什麼身份，我最討厭妳這種自以為是救世主的人！而且我找到了！

非我：找到了？

少女：永恆，就是太陽，與大海交界處。

非我：原來永恆那麼美好，妳可不可以告訴我這不是夢？

第二幕 對導演說話

(一間堆滿了書籍雜誌、膠卷、相片、稍稍有些凌亂、卻又顯出秩序的工作室。在海水拍打著岩石的聲音當中，一位老人手搖著老舊的投影儀，一卷三呎長的影片，便成為投影在牆壁上的劇情。)

(非我走進工作室，躺在一張四十五度斜背的沙發上，就像一位準備跟精神分析師告解的病人；導演坐在我旁邊的桌椅，面前放著紙和筆。)

非我：1970年，那次你接受了一個英文專訪，請容我提醒，你是這麼說的：

『我躺在那裡，失去知覺整整六小時，感覺不到時間流逝，好像自己在客觀上是不存在一般。感覺很快樂，彷彿生活……突然減緩，我的意識淡出，就像斷電一樣，什麼都消失了。感覺太美妙了，從存在到一無所有。』

導演：我生了病，一場大病，他們在我手臂上注射一種藥物，然後就……這種感覺從未有過。我深怕發生意外，如果當時闖進一個人把我吵醒，該有多可怕？他對我說，先生你好聰明，你該這樣、你該那樣……沒完沒了的簡直令人發瘋！

非我：不會的，導演病房會掛著「生人勿近」，就像你隱居在海島上的房子，即使是媒體，一律也守候不到關於伯格曼導演的頭條新聞。

導演：對，四十年前他們就知道我會揍人，記者、影評人都知道。

非我：其實我也有過相同經驗，意識突然中斷，然後又斷斷續續的回來，用電影術語來解釋就是淡入、淡出。

導演：我們何妨來玩一次反客為主的遊戲，我發問妳回答。

非我：幾年前你跟一位小說家也玩過這個遊戲，他訪問到一半，你突然要求反過來問他，整個拍攝團隊手忙腳亂了一番。

導演：那個叫「英格瑪伯格曼」的紀錄片？我整天坐在那裡回答，覺得自己即將要被寫進一本無聊的教科書，我變成了學生時代最討厭的那種課文裡面讚頌的主角，我反客為主為的是要挽救自己的聲望。

非我：你應該很習慣啊，大導演。

導演：每次開拍新電影感覺就像是第一次接觸電影，不管哪一部作品對我而言都是處女作。我有能力可以拍得不一樣，但人們祇會問我相同問題，那些重複又重複一點不新鮮的題目。妳如果不反對，那我們就正式來吧！首先，談談妳的斷電經驗。

非我：上吐下瀉了兩天，醫生建議我照胃鏡，結果發現了我胃裡長了一顆兩公分的腫瘤；換了一家醫院，結果食道也有；再換一家，竟然肝臟也有。

導演：聽起來很不妙。

非我：幸好，很快的，肝臟這顆檢查出來是血管瘤，沒事。

導演：這真不是有趣的事，這輩子我最不喜歡跟影評人、律師還有醫生打交道。

非我：人們總是說你的電影非常佛洛伊德或者容格。

導演：小姐，他們在書裡面啊！不是市立醫院裡掛牌看診的醫生。真正身體有病的人也不會來找我做治療，藝術顧不了那一塊。

非我：總之前前後後我換了五家醫院。

導演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
非我：問題是我沒有什麼症狀，除了起初有點腸胃炎，吃了三天藥就好了，腫瘤跟這個完全無關。

導演：這樣還跑去玩了五家醫院？

非我：我的腫瘤很不典型，很少見，不論是形狀、位置、狀態，最特別是從不同器官看過去往往可以得到差異很大的結論。

導演：其他事情很不典型我都可以恭喜妳，但就生病而言，越典型越好，可不是？

非我：誒。一般會建議開刀拿掉，但是因為就長在食道和胃交接的位置，手術變得很棘手。就從一顆腫瘤開始，然後又一顆，再一顆，我幾乎經歷了所有跟腫瘤有關的檢查，胃鏡、內視鏡超音波、電腦斷層、血管攝影、核磁共振……抱歉，我必須精確引用，因為那些醫學名詞不容易被取代。

導演：拆開來看，每一個專有名詞都挺有趣，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個角色身上發生，觀眾還不至於睡著。但……真的，科學比我沒有情節的電影還難懂，比如「假面」，一堆傻子在試圖解釋，其實就是夢話嘛。

非我：我讀到一個地方想笑，那個女護士竟然對女演員有過這樣的期待，導演你躲在劇本後面，未免也不太願意遮掩。

我知道您會說不。因為您不知道我的感覺。我一直以為偉大的藝術家對別人都有巨大的同情心。以為……他們出於對人們的巨大憐憫，出於對幫助人們的需要，才能有所創造。我真傻。

導演：至少我誠實，我一向都把討厭的人寫在紙上，我有發不完的牢騷才創作。

非我：剛剛在遇見你之前我試著要善良，不過很快地，被一個少女給戳破。她知道我並不真正想要改變結局，我只是在處理自己的好奇，或許那個好奇一點惡意也沒有，但就像是妳說的，沒有什麼同情心。沒有巨大的憐憫。

導演：姑娘，此刻我是真的同情妳換了五家醫院檢查啊。

非我：每一個檢查都很不舒服，耗費大半個白天。第四位醫生，我必須要說那真是一位負責任的醫生，他做了很多研究，為此還跟其他醫生開過會，他認為除非不得已不必走到開刀那一步，但為了慎重起見，他要求我做一次全身麻醉性的內視鏡超音波，因為稍微一動，結果就會看不清楚，可能導致

誤判。我的肚子就淨空了八小時，躺在那裡，護士爲我打了鎮定劑。

導演：不是麻藥祇是鎮定劑？如果你吸毒或者酗酒，那些鎮定劑對妳不見得有用。

非我：是啊，她一打，我就睡過去了……就斷電！然後不知過了多久，隱隱約約

有些畫面、聲音，幾個人圍著我，他們邊看著電腦螢幕邊說話……

導演：類似於剛做完夢卻又還未醒過來？

非我：不同。因爲夢有情節有畫面有內容，而在那些片刻中，我的生命就像是停止了一般，完全失去意識。作夢再逼真，有時我們在夢裡面都會知道那是個夢。

導演：我曾經對惡夢吐口水！呸！去他的！

非我：嗯，誰不想要從惡夢裡醒過來？

導演：史特林堡說世界是一個夢者所作的夢，夢裡面的角色也都在作夢。

非我：讓我想想怎麼說……好難表達。

導演：我等著。

非我：導演，哪一回，你真能用言語絕對精確地傳達出你全部的感覺思想？在我們存活的每一剎那，你都能用相對等的字距來描述嗎？

導演：說的是，從來不能，我常覺得自己既聾又啞的。

（因為有默契的引用了史特林堡，兩人同聲大笑。）

非我：可怕的是你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一段時間被偷走了，自己無能爲力，就跟底片過度曝光一樣，一片慘白，什麼畫面都沒有。時間似乎變得不存在，消失了。

導演：這感覺太美妙了！不是嗎？我們依舊可以在某種宇宙奇大無比的力量之下，偷到一點什麼。

非我：的確很奇妙。我的意識一直「淡進」、「淡出」。一位朋友來探望我，坐在旁邊讀我事先準備的一本小說。我問候他，還說他手上的書我很喜歡。每

一次醒來又再度問候他，然後說我喜歡他讀的小說這本書我也有。另外還有件事讓他嚇壞了。醫生囑咐我不能喝水，可我醒過來口渴硬是拿了水就喝，講了幾句必須喝水的道理，他趕緊把護士找來。這些我完全不記得，又似乎做了這個動作，但記憶並未存取下來。

導演：上帝的眼皮下，妳偷到一杯水了！

（導演從木櫃上取出一瓶酒，為兩人斟滿酒杯，兩人互相敬酒之後，便一口乾盡那杯酒。）

非我：我想你能明白那種拉扯。我從未在你電影裡發現你詞窮了，即使你一輩子拍了那麼多作品。

導演：這正是我最恐懼的事情，比死亡更可怕，萬一我對事物失去感受能力，不再具有任何想像力了……

非我：導演！我所崇拜的導演！你就連兩個女演員在陽光下伸出雙手比畫著，都能夠引發你創作出詩一般的劇本。

導演：即使過了幾十年，我依然為那個作品感到很驕傲。

非我：其中一個女人患了失語症，另外一個懂得腹語術；一個傾訴，另一個傾聽。好比人跟自己的影子，互相解釋，互為表裡。又更接近同一個自我的分裂……不知道我夢到自己，或者我被自己夢見。

導演：其實我的靈感並不僅僅來自兩個女人在陽光底下比誰的手美。我很佩服史特林堡說的：

比如髮夾，兩根叉合成一個夾子，是兩個但又是一個。如果我把它掰直，就是一個，我要是折回來又有兩個——兩者合而為一。但是我要是折斷——像這樣（折斷夾子），它就成了兩個。

(非我將頭髮披散下來，兩隻手比劃起來，她試著理解導演用髮夾所做的比喻。)

導演：此刻妳是醒著或者睡著？

非我：我無法確定，但第四家醫院是一個多月前的事吧。

導演：如果妳睡著了，妳所說的就更真實了，夢裡面從來沒有一個「不」字，夢從來不會欺騙。

非我：我不知道，我一直想要跟你談話。最終他們希望我住院接受最後的檢查，當然這是第五家醫院，也由一位專門會處理這種特殊穿刺的醫生。

導演：告訴我妳擔心嗎？

非我：擔心極了。

導演：妳害怕死亡。

非我：導演，你也害怕呢，我拼命想找你說話，就因為你害怕死亡，這讓我很安心。你說：

『經由死亡，我即化爲烏有，穿過黑暗之門。等著我的，全是我無法控制、預料和安排的東西，這對我來說，有如無底的恐懼深淵。』

應該說我遺憾自己生命完成得不夠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將無所畏懼。比如你死亡消息傳來的那一陣子，有位中國導演說『他真是活夠本了！一輩子拍了那麼多部電影，金錢、名望、地位什麼都有了！』

導演：每天清晨醒來，我想的從來不是備極榮寵、國際聲望，『啊！我真是一位偉大的導演！』我想的下一部要導的舞台劇、電影。

非我：難道你一無所懼？

導演：面對死亡我最大恐懼的是再也見不到英格麗。

非我：你最後一任妻子。

導演：是的，我知道社會上總是對一個人結過五次婚這件事感到震驚，但她是英

格麗啊，我失敗了幾次才遇見她，……那樣的從容、遇到事情總是能夠用成熟的態度去處理、一切都那樣的美好……我的妻子。

非我：見到你左手無名指上仍戴著婚戒，那一刻，讓我非常感動。

導演：她一直還在啊。

非我：如果能夠在死亡之前，認識了那位讓你擔心死後再也遇不到的人，活這一遭就很幸福。而我知道你相信鬼魂的存在，你還在首都的劇場見過史特林堡的妻子、上世紀最有名的女演員……

（舞台上閃過鬼影幢幢。導演仔細的找尋鬼影，一見到卻又拉著非我背過身去。）

導演：我相信是因為我確實見到過，但英格麗不是鬼魂，怎麼跟妳說呢……，我戴著婚戒，因為我過著一種與她在一起就活著的方式。常常我在讀書寫字的時候，英格麗就在旁邊陪伴著我。那跟我在劇院看到不認識的鬼魂不是一回事啊！我不用去特意看見我的妻子，我戴著婚戒，因為一切並沒有什麼改變，除了我極度的思念她以外。

非我：有一種人是用戀愛來認識人生，但你不是，彷彿你先將人生遊覽過一遍，然後狂喜的愛上誰，不耐煩的又離開誰。而我希望戀愛可以使我的人生進步。會不會，因為人的謙卑，時間給予了一種善意？

導演：這種希望很渺茫，人多半還是會一直重複愚蠢的錯誤。

非我：你並不相信時間給予的善意？

導演：在上帝不存在的前提下。

非我：其實你曾經談過自己是如何消除對於「斷電」的恐懼。

導演：怎麼呢？一向都是製片、記者、英格麗比我清楚自己。

非我：畢竟一個時常躺在醫院檢查的人對於書本的記憶會特別深刻。聽著，你是這麼說：

『因為我的信仰 —— 上帝不存在-能讓我有安全感，一種證明自身存在的安全感，它存在於我們內心，所有生物與生俱來的秉性：希望、恐懼、創造、遊戲……，我仍具有這些秉性，我也為此而感到高興。』

導演：一切好極了！我總能說出一些哲理。

非我：你把信仰上帝比喻成蛇用人的方式思考，很漂亮的比喻。

導演：這種若即若離的感覺令我歡喜，因為就像一種離開現實的力量。那種對上帝的感受，對上帝的理念是不健康的。就像一件完美的物，極端完美，並且真實存在。自己與其相較，就像一條蛇卻用人的方式思考，那樣並不好。而我能擺脫這一切。我想盡己一切所能，盡善盡美，直到極限，甚至超越極限，盡可能站在人性這一邊，這就是所謂的天堂。這是我的目標，我的生活理想。

非我：如果從你的角度解釋，我會說上帝跟時間合為一體，我從時間裡偷溜了一時半會兒，你論證出上帝其實不存在，要不人怎麼能夠有縫隙可鑽。

導演：宗教問題始終伴隨著我。對它，我從來沒有不去關切的時刻；每日每時都是如此。當我發現自己與整個宗教上層建築一刀兩斷了，上帝不見了，我同地球上所有的人一樣成了茫茫蒼穹下的獨立的一個人，這真令我狂喜！

非我：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時間不見了，即使斷電祇是短暫的一時半刻。

導演：換個話題吧，所謂上帝的存在，我早已不相信。

非我：我曾經參加過一場朋友的告別式，在一間基督教聚會所。告別式之後，我陪著朋友的妻子到殯儀館「撿骨」，就是將屍體火化之後殘剩的骨頭與骨灰裝進骨灰罈。或許是因為才去醫院檢查過身體，我刻意讓自己站在那裡看個仔細，去體會「原來死亡是這麼回事」。

導演：你的朋友……所以這是一位年輕人？

非我：是的，他祇活了還不到你的一半的時間。葬儀人員將骨頭按照由頭至腿的順序放進去骨灰罈，但必須擠壓骨頭才裝得下，骨頭多少會變成碎片，希

望家屬不要看。

導演：妳看這個？要是我……我會做惡夢！

非我：(苦笑著)他四十年的時光就燒了一個多鐘頭，然後濃縮在一個小罈子裡。

導演：由長化短，妳所謂的「濃縮」。

非我：從頭到尾我都非常冷靜，看著時間怎麼科學化、程序化、制式化處理人的一
生。這樣會使我好過些，沒有太多的情緒。就像當我做惡夢時總是會唸
「佛號」唵嘛呢叭美吽，因為人們說那六個字具有某種驅魔的作用，到底
什麼意思？我並不懂，祇是在夢魘中，我確信自己能夠擺脫鬼魅醒過來。
但我並不是佛教徒，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宗教，一切不帶情感，祇是一種功
能。這樣解釋很混亂嗎？

導演：無論如何生命都要繼續。我相信生命，相信此生，相信此生之後的來世，
相信各種形式的生命，而死亡其實也不過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非我：死亡跟生命，那當然還是選擇生命，所以你相信，其實我也相信。

(導演起身將那台老舊的投影儀搬到桌上，手又開始搖起影片來。)

導演：女士，我跟你隆重介紹我八歲時得到的聖誕禮物，是我一位有錢的姨媽送
的，本來送給我哥哥，後來我好不容易用幾十個錫兵才跟他換到。這是我
的「魔燈」！

(牆上映著一本英格瑪伯格曼的自傳：魔燈)

(伯格曼從童年、青少年、壯年、老年等不同時期的照片以一格一格底片的形式
投影在牆壁)

(非我走向牆壁，魔燈裡的字句便在她的臉龐上浮現)

非我：『我的椅子坐起來很舒服，房間溫馨，而當魔燈的第一副影像在牆壁上抖

動著投射出來的時候，我的房間也逐漸變暗。除了投影室中安放的投影儀所發出的輕微的嗡嗡聲，一切都如此寧靜。影子這個時候移動起來，把面孔轉向我，懇請我關注他們的命運。如今六十年已如白駒過隙般逝去，但是當初的那份激動卻始終未曾改變。」

導演：即使我已死去，始終未曾改變。

第三幕 對小孩說話

(回到第一幕的醫院。在一排的病房的中間有一間「兒童遊戲室」，進門處貼著長頸鹿身高標示圖，靠牆的角落是高起的木質地板，上面放了幾個彩色的動物玩偶、抱枕、圖畫書、積木、一套迷你杯盤餐具，牆壁上貼著海綿寶寶、凱蒂貓等海報。)

非我：小朋友 —— 你好！

小孩：阿姨好，妳今天頭髮不一樣。

非我：你認識我嗎？

小孩：我每天都見到妳，妳生病了。

非我：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。

小孩：妳躺在這裡，就是生病了啊，醫生護士給妳打針。

非我：他們是在抽我的血，因為要醫生檢查，大家都不確定我是不是生病了。

(小孩看著非我不說話，非我拿起一個絨毛玩偶向小孩遞過去，小孩搖搖頭表示不要。)

非我：你叫什麼名字？

小孩：我沒有名字。

非我：每個小朋友都有名字。

小孩：我媽媽會一邊叫「寶寶」，一邊拍著我。

非我：你媽媽她人呢？就讓你一個人在這裡？

小孩：他們想我，我就會見到他們，但是我很少見到他們。

非我：沒有一個爸爸媽媽會不想自己的小孩啊。

小孩：我很少見到他們，所以我知道他們很少想念我。

非我：不會的，你不要這麼想。

（非我不解地望著小孩。）

（小孩跑去長頸鹿身高標示貼紙前，伸出手掌，切過自己的頭頂量身高。）

小孩：（將手指向比自己更矮的身高數字）他們已經有別的小孩了。

非我：爸爸媽媽愛他們生的每一個小孩。

小孩：我的哥哥姊姊跟我的爸爸不是同一個，他們的爸爸愛他們，我的爸爸……

（非我蹲下來憐愛的摸摸孩子的臉蛋，小孩拿起身上戴著的項鍊給她看。）

非我：你的項鍊好漂亮啊！跟天上的星星一樣明亮喔。

小孩：媽媽買給我的，她花了很多很多錢，外婆說這樣我才能快樂的長大，不會隨便跑回來，不會煩哥哥姊姊，我會趕快去投胎。外婆還說是因為我爸爸才把我丟掉的，媽媽說那是因為爸爸還有另外一個家庭，他結婚有小孩了。

非我：你媽媽告訴你這麼多事情嗎？真不應該，小孩子不必知道這些。

小孩：我媽媽偷偷跟外婆說的，小孩子什麼都知道。

非我：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，我也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，大人的秘密我全部都知道。等我長大以後才發現，大人的秘密一點都不可愛，不知道也沒關係。

小孩：我不會長大。

非我：每個小孩子都會長大，等你長大，阿姨就老了。

小孩：你有小孩嗎？

非我：沒有！但是我很想要擁有一個小孩。

小孩：如果爸爸不同意，妳也會丟掉妳的小孩嗎？

非我：不會！我會幫小孩找個善良的爸爸，

小孩：我的爸爸在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但是一下子我就會看到他，他跟媽媽不一樣，媽媽會想我，還會哭，但是爸爸從來沒有來看過我，沒有送我禮物，沒有為我哭過。

非我：你希望爸爸為你哭嗎？

小孩：我不知道。但我希望妳幫小孩找個善良的爸爸。

非我：你看起來很難過，別這樣，小孩子應該常常笑啊，不然我們來玩遊戲。

小孩：我想要像哥哥姊姊那樣，每年生日都可以吹蠟燭許三個願望。

非我：不祇你哥哥姊姊，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許願。

小孩：真的嗎？

（非我拉起小孩的手，兩人一齊過城堡、堆積木、並隨著音樂盒裡面的芭蕾舞女伶一起跳舞。小孩突然停下來，舉起手放到耳朵旁邊專心聆聽。）

小孩：妳的家人來了！

（有些窸窣窸窣的腳步聲與說話聲。非我將食指放在嘴唇上，示意小孩輕聲說話。）

非我：那我們來玩個遊戲，不要告訴他們我已經死了，我就裝睡，跟死了一樣，讓他們叫不醒，

小孩：哈哈，真好玩！

非我：乾脆我們躲到另一個房間，他們找不到的。

小孩：妳跟妳十七歲的時候一模一樣。

(非我隨手將頭髮抓成兩束綁起來，好似年輕的小姑娘。)

非我：你怎麼會知道呢？你不可能見過我十七歲時候的樣子，我自己都快要忘了，那時候我應該跟你現在一樣可愛。

小孩：妳也玩裝死的遊戲，騙妳男朋友。

非我：我不是裝死，我很認真的考慮死亡這件事，

(Joan Baez 的《Love song to a stranger》猶如背景音樂響起來，而在歌聲中，在舞台的另一側，中年戀人與第一幕的少女在一間書房裡進行著對話。)

*All of your history has little to do with your face
You're mainly a mystery with violins filling in space
You stood in the nude by the mirror and picked out a rose
From the bouquet in our hotel
And lay down beside me again and I watched the rose
On the pillow where it fell
I sank and I slept in a twilight with only one care
To know that when day broke and I woke that you'd still be there
The hours for once they passed slowly, unendingly by
Like a sweet breeze on a field
Your gentleness came down upon me and I guess I thanked you
When you caused me to yield
We spoke not a sentence and took not a footstep beyond
Our two days together which seemingly soon would be gone
Don't tell me of love everlasting and other sad dreams*

*I don't want to hear
Just tell me of passionate strangers who rescue each other
From a lifetime of cares
Because if love means forever, expecting nothing returned
Then I hope I'll be given another whole lifetime to learn
Because you gave to me oh so many things it makes me wonder
How they could belong to me
And I gave you only my dark eyes that melted your soul down
To a place where it longs to be*

你的歷史和你的臉孔無關，
你祇是充滿虛空的神秘琴音。
你赤裸地站在鏡前，從旅館的花束取下一朵玫瑰。
你躺回我身邊，我望著那朵玫瑰掉落枕面。
我在暮色中逐漸沉睡，心裡祇有一個掛礙，醒來時不知你在不在身邊？在不在身邊？
時間如野地裡的薰風，緩緩拂過。
你的溫柔降臨我身軀，我滿懷感激你使我臣服。
我們一語不發，沒有越雷池一步。
我們在一起的兩天，似乎即將結束。
不要告訴我愛是永恆，或其他令人感傷的美夢，我不想聽見。
祇需告訴我有兩個熱情的陌生人，彼此替贖了壓抑一生的關愛。
如果真愛意味不求回報的永恆，我願在來生將它參透。
你給了我這麼多，我不禁懷疑懷疑它們為何是我的。
我祇能以我深幽的眸子溶解你的靈魂，讓它流向它想去的那個地方。

少女：清晨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

我們中午喝早上喝我們夜裡喝

我們喝啊喝

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騎著不擁擠

戀人：現在妳這個年紀是最美好的，詩一般的年紀，為什麼會喜歡這首
《死亡賦格曲》？

少女：遇見你之後，我變得對死亡很好奇，難道你從來沒想過死亡？

戀人：對妳而言太早了。

少女：請對我說謝謝。

戀人：喔，謝謝妳為我準備三明治早餐。

少女：不客氣。

戀人：不過下次直接拿給我就好，拿到辦公室會有人看到。

少女：仰慕你的學生很多，怕什麼。

戀人：仰慕你的男同學也不少？

少女：三明治是我親手做的，我還沒那麼低級，難道轉送給你嗎？
猜猜裡面夾了什麼？

戀人：什麼？

少女：我的吻，我先親過吐司了

（戀人笑了起來，拿起三明治親吻了一下。）

少女：為什麼你從來不曾吻過我？你知道嘛，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吻。這讓我很難
受很難受。

戀人：我結婚了。

少女：你結婚幹嘛還找我！

戀人：感情的事情很難用理性控制。

少女：看過電影嗎？電影裡面妓女都是這樣演的，祇跟客人上床，不准客人親吻她。所以你到底是把我當成妓女，還是把自己當成嫖客？

戀人：妳還年輕，很多事情妳不懂。但有件事情我很肯定，我並不希望妳受到任何傷害。

少女：我已經受到傷害了（將三明治搶過來亂扔到地上）。這就不跟死亡一樣，並不是不去想就不會發生。很多人說掛就掛。

戀人：我想我們還是先不要談話好了。

少女：（拉住戀人的手）別這樣，我祇想給你一個美麗的故事，如此而已，我不想破壞你的家庭，也不想讓你的小孩沒有爸爸。你祇需要回答我一個問題，你讀過那麼多書，請你告訴我古今中外有哪一對戀人不親吻？

戀人：我是一個出軌的男人。我們的事難道妳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嗎？我太太說不管我在外面如怎麼風流，為了孩子她都可忍受，但我必須遵守一個原則不能親吻另一個女人。

少女：你答應了？

戀人：她跟了我十幾年，從學生時代就在一起，沒有犯過什麼錯，是我背叛她……我必須要對她遵守承諾。

少女：你好虛偽！你真的好虛偽！是不是人老了以後都會這麼虛偽？

戀人：是的，我真的很虛偽，等妳長大以後，妳就會明白人生有很多不得已的事。

少女：你老婆比虛偽還惡毒！

戀人：她只是想……

少女：你不過就靠侮辱我來減低自己的罪惡感，她不過就想靠你來把我變成妓女，老公去外面睡了一個妓女，有什麼關係！（尖叫起來）我為什麼要承受這種污辱！我不是妓女！我不是！（少女抄起桌上的紙鎮、文具亂砸。）

戀人：冷靜點……當心啦！

少女：我的月經已經晚了兩個禮拜，萬一……

戀人：妳希望我怎麼辦？

少女：給你兩個選擇，一個是現在就吻我，另一個就是去離婚。

戀人：一個吻對妳有那麼重要？

少女：一張結婚證書對你有那麼重要？

戀人：我們的討論沒有意義，等妳確定了……再說。

少女：確定什麼？有了孩子你就會吻我還是會跟太太離婚？你的名聲輸得起嗎？

大教授。（突然笑了起來）放心。妓女會帶著妓女的孩子一塊自殺！

（燈光從戀人與少女身上移開，Joan Baez 歌聲也中止。）

（小孩枕在非我的腿上，非我繼續哼著〈Love song to a stranger〉，

用手輕輕拍著小孩的臂膀。）

非我：噓！別告訴別人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學校裡的教授，不能說喔，好乖—— 寶寶。

小孩：很久沒有聽到妳唱歌了。

非我：是啊，我都已經快忘記自己很喜歡唱歌。

小孩：妳唱歌很好聽，可不可以常常唱給我聽？

非我：這是你第一個願望嗎？

小孩：（小孩點點頭）因為有了我，妳不再快樂，所以妳都忘了。因為妳很少很少想到我，才會把我忘了。

非我：我祇是忘記了以前很愛唱歌，並沒有忘記你。

小孩：所有人都忘記我了。

非我：別這麼想啊，你笑起來很漂亮，沒有人會忘記你。

小孩：你連我的項鍊都不記得了，裡面有我的頭髮，有我的骨頭。

非我：不！不是！你弄錯了！

(非我粗魯地將男孩推開，站了起來。)

小孩：妳剛剛說要幫我找善良的爸爸。

非我：我不是你的媽媽，我沒有小孩。

小孩：有！妳剛剛跟男朋友說有小孩。

非我：噓……你不可以告訴別人。

小孩：妳讓我許三個願望，我就不告訴別人。

非我：你的第二個願望是什麼？

小孩：我希望有個媽媽，有個善良的爸爸。

非我：所以你想要當我的小孩？

小孩：你剛剛唱歌給我聽啊。

非我：我不是唱給你聽的，你很壞，沒有人願意當壞小孩的媽媽。

小孩：我要跟哥哥姊姊一樣過生日。

非我：吃生日蛋糕吹蠟燭嗎？等你長大之後就會知道，很多願望是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。

小孩：我根本不會長大，所以我還有第三個願望。

非我：你真是很煩，難怪你媽媽不要你。

小孩：醫生說妳生病了，所以就不能生小孩。

非我：(深呼吸一口)誰說的？

小孩：很多媽媽跟妳一樣，護士給她們打針以後，醫生就會打開她們的肚子，害很多的小孩子都不能長大，流了好多好多血，掉下很多肉，妳上廁所，小孩就掉到馬桶裡，妳沒有看我一眼，就按水冲掉了。

非我：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啊！我才醒過來沒多久，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，下體一直在流血，流得太多，流到衛生棉外面，我並不知道那是一個孩子。

小孩：妳明明高興流血了，每個月妳都會流血，一流血妳就會鬆了一口氣。

非我：你太小了，你不懂這兩種血是不同的，一個是爲了準備當媽媽，一個是爲了不準備當媽媽。

小孩：你爲什麼不讓我長大？

非我：我也不知道你爲什麼不能長大。

小孩：是因爲爸爸嗎？

非我：是因爲爸爸。

小孩：你不應該找一個不想我長大的人當我的爸爸

非我：我以爲他愛我，所以他應該也會愛你。

小孩：妳的肚子壞掉了，以後再也不能當媽媽。

（非我一會在地板上打滾，又一會在房門口嘔吐。）

小孩：這世界上有許許多多死掉的小朋友，小朋友死掉以後祇能做成一條項鍊，有的住在一個木盒子，有的裝進一個小瓶子……

非我：別再說了！

（非我拿起繃帶想要封住小孩的嘴，小孩溜開，大笑起來。）

非我：我最討厭亂說話的小孩子！

小孩：妳很膽小。

非我：等你長大就會明白很多事情了。

小孩：妳不是一個聰明的大人，我不會長大了。

非我：沒有人可以不長大。

小孩：我不會長大。

非我：不管你喜不喜歡，人一定都得長大，難道我可以一直停留在十七歲嗎？

小孩：妳不是一個聰明的大人，哈哈……我根本還沒出生就死了，不然妳現在怎

麼會看見我？

非我：所以我也死了嗎？……不會的！（怒吼）你不要跟著我！你不要跟過來！

我不是你的媽媽！

小孩：我還有第三個願望！

（在生日快樂歌聲中，蠟燭點滿了整間兒童遊戲房）

第四幕 對戀人說話

（此幕中的戀人為年輕打扮，與第三幕的中年打扮不同，分別代表非我不同時期的戀人。）

（非我與戀人在燭光搖曳中登場。）

非我：有雙眼睛跟著我，一直跟著，那種跟隨非常曖昧，我無法解釋清楚。

戀人：聽起來像是人跟影子的關係。

非我：很小的時候，我便感覺到在我周圍……有位長髮的少女，白色上衣，白色裙子，總低頭看著我。當我拿起蠟筆試圖畫她，她的眼睛因為注視我而一直垂下來，臉也被兩旁長髮遮住，所以我看見的不是完整的她。

戀人：一位少女低著頭看著妳……，像這樣眼睛垂下來（戀人將眼睛垂下來），所以妳看不見少女完整的臉？如果看不清楚，妳怎麼確定她在看妳？

非我：那種被注視的感覺非常強烈，我知道她在。

（舞台上垂下來一大張白紙，一個個大小不一的眼睛素描。）

戀人：邏輯上來說，除非妳也看見她，否則無法確定她在看妳，一切可能祇是一種心理上的懷疑與臆測。妳常常隨意就在紙上畫眼睛，沒有臉，沒有頭髮，身體、脖子什麼都沒有，不知道……，也許只是一種心理的自我投射

非我：當我抬起頭想要看清楚，她便不見了。她其實依然在那裡，但不在我眼睛可觸及的範圍內。因為看不見她的眼睛，我無法具體形象化她的存在。

戀人：她從未跟妳說話？

非我：從不！她不說話，不在我眼前展示任何動作，祇是靜靜的，注——視——

我。

戀人：很難想像一個小孩子會安靜的接受這件事情。

非我：不，其實我告訴了爸媽，那時他們忙著夜市的生意，每個人給十塊錢發二十個藤圈，套住什麼就帶回家。

（第三幕的「小孩」在舞台另一角落的地上丟起藤圈，一會兒又四處張望，像是想找人說話。）

小孩：有個白衣服的姊姊看著我。

（非我與戀人相互聳聳肩，一語不發，並沒有回應小孩的問題。）

戀人：妳覺得害怕，是嗎？

非我：一點也不害怕。當我一個人的時候，反而很高興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圖畫。爸媽輪流在幾個熱鬧的夜市「跑場」，有時也帶著我一起跑，我就在一閃一閃亮晶晶的燈光下面寫功課，半夜才收工一起回家。

戀人：我以為他們聽到妳那麼說會帶妳到行天宮收收驚。

非我：連這都省了，他們祇敷衍了我幾句，完全不當回事。或許認為獨生女總是希望吸引大人注意，他們以為我在說謊。

（一張巨幅的舊照片降下來：小女孩被放在一堆花瓶、西洋仕女、動物瓷器中間，就像是也等待著被藤圈套中；周圍擠滿了熱鬧的人群，每個人臉上掛著笑容。）

（舞台角落裡的孩子繼續投著藤圈。）

戀人：這張照片看起來妳祇有三四歲吧。

非我：我逗樂了大家，從小就有當戲子的天分。

（角落裡的孩子跑過來扯著戀人的衣角，戀人感到有些驚慌而不耐。）

孩子：有個白衣服的姊姊看著我、有個白衣服的姊姊看著我。

（戀人將孩子抱起來，急忙走到剛剛他投藤圈的角落）

非我：事實上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看見她了，畢竟少了那雙眼睛。我幻想十年後的自己就該有一雙像她一樣美麗、青春、憂愁的眼睛，那是我對未來將成為少女的自己所懷抱的朦朧期待。

（戀人從角落走回來，一邊回頭張望孩子是否乖乖待在原處。）

戀人：這樣就完全能夠解釋妳被一雙眼睛跟隨的事。就跟預支現鈔一樣，人總希望可以立刻擁有內心所期待的事物。

非我：奇怪的是，等到我小學時代結束，進入一間以管理嚴格的女子教會學校，我再也見不到她了。

戀人：從此她不再出現？

非我：沒有白色衣裙、沒有長髮、沒有身體，祇剩她一雙眼睛，緊緊跟隨著。

戀人：妳看不見她，她卻一直看著妳？

非我：她那雙眼睛像長在我身體裡面的刺，使得我很不舒坦。值得感傷的時刻，我遲疑；遇到感動的情節，我呆滯；哪怕內心直是聖靈充滿，想要狂喜，想要飛翔，我都懷疑自己在做戲。我必須一直不停的談戀愛，找尋一個可以使我完整的男人。

戀人：完整……怎麼說呢？

非我：我常覺得她變成另一個我，或者說一個我分出去成為另一個她。

我在，她就在，我不在，她也在，我不得不感受到她的存在。

戀人：妳想說那雙眼睛使妳分裂，使妳意識到另外的一個人窺探妳的生活？

非我：分裂意味著那雙眼睛從我肚子裡翻滾出來，盯著我一分為二，那多出來的我是第三者，冷眼，客觀，抽離，會澆熄一場如熱病的一場愛情。

戀人：總不可能一邊寫情詩一邊鬧牙疼，是吧？

非我：如果一個男人不能使我完整，分裂會引起我憂傷。你的確很少讓我分裂，因為你夠自私，不大理會我說有雙眼睛在跟著我這回事，又讓我必須花費很多精神去追趕你的自私。

戀人：我祇是覺得有義務要把妳拉出那個自戀的狀態。克莉絲蒂娃怎麼說的：*那自戀的憂鬱，拉扯在動物本能與靈魂理性之間，才是經驗自我與社會糾葛最深刻的體會。*

非我：你的自私很迷人，很大器，我的自戀跟你不相上下，否則不足以消滅那雙沒有臉沒有身體的眼睛。但是我相信，除了看得見聽得到摸得出的現實，一定還有什麼是超越這些而存在的。

戀人：小時候幻想著自己的少女模樣，到了現在依然脫離不了少女時期……妳小說電影真的看多了！

（導演伯格曼用手搖起那部老舊投影儀，隨著以下「少女」說話的內容，風景布片會隨之轉換：中國溫州、偷渡路徑、法國……）

少女：我叫阿買，十七歲，出生在溫州岩下鄉，是家裡第三個小孩，因為一胎化政策，我家被罰了一大筆錢，爸就說我是花錢買來的，所以取這個名字。五歲以後家裡祇剩奶奶，我一直是被奶奶帶大的。常常有鄰居很羨慕的說：『等過幾年爸媽來接妳，妳可就好命了！聽過法國嗎？地板鋪著

大理石，牆壁貼著黃金，生活環境好，掙錢容易，不用工作就有錢拿。」所以我一直以爲法國就是天堂。十二歲那年家人湊夠了錢，蛇頭帶著我還有十幾個人一起偷渡。從溫州坐火車出發，中間還轉搭貨車，最辛苦的就是走路，爲了躲避警察祇能選難走的山路，有個人被毒水蛭咬到，還有人發高燒，根本沒人管你死活，都是隨便吃吃藥弄一弄。前後花了兩個多月，停停走走，躲躲藏藏，經過上海、雲南、緬甸、金邊、越南，才終於坐上飛機到了法國。

（機場嘈雜的聲音。）

少女：在飛機上我一直背著幾句法文：『Je m'mappele Jennifer...

我叫珍妮佛，我是華裔的女兒。其實根本用不上，我們這群偷渡客，警察一個也沒有攔下來，蛇頭已經先買通好海關。

（非我與戀人引頸期盼著少女的到來，導演在一旁指揮兩人的表情動作。等見到少女，非我依照導演所指示，上前去熱烈擁抱她。）

非我：阿買這麼瘦呢！

少女：媽一開口說話就哭了，一家人終於團聚我感到很歡喜，祇是電話那頭的奶奶很傷心，一直嚷著要我拿到合法居留證就回去看她。

（非我、戀人、少女跑進跑出，一副忙碌工作狀。）

少女：沒多久我就知道：法國根本就不是天堂！簡直像是一間大大的地下工廠。一群和我一樣沒有身份的人每天忙著車衣服、縫皮包、洗盤子，一天辛苦

工作十幾個小時還賺不到三十歐，每個人都在挨日子，等著改政策，等著嫁法國人，等著政策改變可以早點拿到合法身份證。

（導演招手要非我到他面前，戀人跟隨在一旁。）

導演：這部影片是以偷渡客為主題，片子會採半記錄半劇情的方式，記錄部分由當事者口述，再融入其它人的故事，用戲劇重現的形式。請妳參加演出，就是演一個偷渡的女孩。

戀人：妳就接下這個角色吧，也許能挽救妳的「病情」。

非我：我完全沒有拍片經驗，導演覺得可以嗎？

導演：我聽來妳的語氣偏向的意思『是，我有意願，請多指教。』

我個人對妳祇有一個意見 —— 太細了！不像，妳要改一下。

（風景布片呈現出一處凌亂而錯落的樓房群，中間高掛著 Belle Ville 「美麗城」；各色人種雜陳，各種文字寫成的招牌、特價宣傳單、商品廣告，環境髒亂，路旁小販兜售著色彩鮮豔的飾品，幾名警察穿梭巡邏。）

（環繞在周圍的聲音夾雜著法文、普通語以及大陸方言。）

（非我換了個髮型，參差羽毛剪染成酒紅色，臉上一層繽紛彩妝，連身裙肚腹挖空，一雙側邊鑲銀線網襪，再蹬上兩層磚頭高的馬靴。）

非我：我想這是導演要的「粗」。所謂的「我」退到很後面了，退到另一個極端去成為角色。故意讓自己維持零意見倒也新鮮。

戀人：我留著當時妳寫給我的信 ——

像穿越一道有劃分意味的界線，所有可辨識身分的外在元素一一剝除，連帶催化了內質上更貼近角色。很稱心，初次有了一種可能，自己可以

是別人，沒有被「眼睛情結」的別人。她是葛哈絲，十五歲要越南情人待她如同妓女一般就好；肩著金屬鏈帶的2.55包走過蒙田大道，她是讓人莫衷一是的香奈兒女王；或者就擔任第三號情婦，與海明威共赴流動的饗宴——鏡頭的「扮裝癖」——其實是自我的多重投影。

非我：認識那雙跟著我的眼睛，災難性在於，知道有另一個人，另一種快樂的可能，假我之名，存在著。我回不去了。鏡頭望出去，沒有其他，除了我——偷渡少女。

（舞台中央架設了一個螢幕，那是由攝影機鏡頭所投射出來的影像。）

（自遠而近而特寫，美麗城最熱鬧的街上，切進非我的身影，貓一般步子飄近，然後停在一群商販前，靜靜在那，神思像擱著、擔著許多事，與現實無掛的事。）

導演：她被凝視，一雙眼睛遇見她，便走向前。

非我：把對自我的詮釋責託給另一雙眼睛，我祇是主觀鏡頭下一個被凝視的對象，而主觀是不理性也沒有標準答案，即使真實也是鏡頭詮釋過的真實。

導演：再媚一點，妳是妓女！站在這裡的人都知道要幹什麼，妳的表情太怎麼說……好萊塢了！注意！好，我們再來。

非我：我企圖想凌駕在攝影機之上，視鏡頭如虛物，達到一種出神的演技。

（戀人在導演旁邊擔任助理，手裡拿著劇本。）

戀人：妳要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鏡頭做愛。

非我：技巧在遺忘，努力忘記又反而放不開，忘我表示還埋伏著一個我，當過度意識到自己的存在，什麼角色也扮演不了。

戀人：（對著導演說）創作的熱鬧與她無關，導演、攝影、燈光、錄音準備好之後，她被放進入一個設計好的鏡位，然後像提線木偶一般，她被教導如

何走路、如何說話、如何吃飯、如何工作，以及如何精準的發呆。

（戀人一邊說，非我順著戀人的話走路、吃飯、工作、發呆。）

導演：紀錄片中的角色扮演確實不好拿捏，務必折扣表演性，但又不能脫離真實。

非我：一旦思考要貼合真實，反而讓我沒主張，台詞跟走位都凌亂起來。但如果

導演早在心中有個描過底的劇本，不管我再怎麼像或者不像阿買，他的心思祇是放在對照其中真假虛實。我為什麼不能演得不像真實中的阿買，而祇是故事裡的阿買？我是說去演虛構情節裡的某一個剛好也叫阿買的女生。

導演：妳會不會更適合劇場或者默片啊！

戀人：接下來的劇情是阿買要拍攝以巴黎景點為背景的照片，寄回溫州向親友炫耀。妳準備一下！

導演：休息一下吧，但不要睡著，眼皮浮腫不好看，鏡頭可是會讓每個人都胖五公斤。

非我：其實換個角度想，鏡頭之前，人人平等，這不是殘忍又痛快！有時候人的自我放棄，說不定可以換得自我救贖。

（螢幕上出現一張張阿買擺著各種姿勢的照片，背景襯著有羅浮宮、蒙瑪特、艾菲爾鐵塔、香榭里舍大道……）

非我：寒冷就跟針灸一樣跑進我每一個毛孔，大腦一片空白，來不及追趕寒冷，彷彿自己被清空、歸零，特別覺得乾淨。

導演：就像在原始部落的孩子，必須通過一種嚴格的成年儀式，才能交換新的被認可的價值。

（戀人為非我披上一件外套。）

非我：觀光客來來往往，我就這麼以演員的身份被看見，這與零下的冰冷一樣，
都是生命當中的第一回。他們看見的是我，抑或我的角色？

戀人：不必介意別人的眼睛裡所投射出的自己，為什麼需要害羞？妳
安全地躲在了阿買後面。

非我：我祇是感傷著自己扮演的不是什麼優雅美麗的角色，於是
就不會被優雅美麗的被看見。

（少女再度出現，與非我的裝扮一模一樣。）

非我：為什麼她那樣裝扮？怎麼跟我穿得一樣，即使我是照阿買依樣畫葫蘆的，
也不可能這麼湊巧，大冷天她也穿春裝？

戀人：導演要她在現場準備，說不定要……

非我：她不是祇出聲音嗎？

戀人：（安撫語氣）別擔心，她祇是備胎。

非我：阿買比我年輕，但沒有讀過書，再搶眼，也會透露出一股俗氣。

戀人：但她有一種冷淡，這讓她非常迷人。尤其對比妳的熱烈投入，她彷彿已經
把人生的喜怒哀樂看淡了。

（螢幕呈現出過份放大的特寫，粒子粗糙，顯像凋疏而模糊。）

非我：看出來了嗎？她竟與我有些神似！難道我被拐入一場騙局，就
為了成全別人的虛榮心？另一個人演自己，她怎麼想呢？阿買眼中的
我……。她是否也覺得自己被誤解，見到我之後有種難堪與得意？不會
的，她平凡而不應該有太多曲折想法，我們不一樣，我有深一層的內在，

個性的陰暗面，無法自我認同的混亂……最起碼，阿買絕對沒聽過保羅策蘭，不認識英格瑪伯格曼！

戀人：誰都有想要成為別人的欲望，誰都需要一個分離的他者才覺得完整，也才能騰出個距離看清楚自己，阿買與妳的神似反而像是妳為自己找的藉口。不是阿買，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別人。

非我：個人生命渺小單薄，無數個他者就在限制之外，我該努力讓劇情照自己的意思聯想、附會，即使是一廂情願都好。這不就是潛意識一直在等待著的，真正在鏡頭前，成為角色，將我的意志行使在沒有我的故事裡。

導演：夠了！妳就跟阿買穿插著演出！

（螢幕：一間埋在大樓底座的「半穴居」，三坪面積一眼便可看全。灰牆上的油漆幾乎都脫落了，一個個大小不一的塑膠袋掛在牆上，天花板低矮不說，上面還又隔出一層僅容人平躺的「閣樓」。）

少女：房租合約是花錢請已經拿到身份的親戚幫忙簽約，法國房東也吃準了偷渡客在法律保障之外，按時收房租但不去報稅，水管塞住、門鎖壞了也不修理，要是房子垮了就正好讓市政府買回去重蓋。

（螢幕：阿買踩著縫紉機，直針進、退針繞結，直針進、退針繞結……，她一邊放著「溫州鼓詞」錄音帶，說唱的都是些久遠的懲惡獎善以及團圓收場。）

少女：岩下村每年一度的廟會總會請戲班，奶奶就牽著我的手去聽戲看熱鬧，攤子連著攤子，有我最愛吃油蛋、糖李和燈盞糕，一想起來就會流口水。

（螢幕：窗外已飛起雪，被強風吹得斜斜的，一朵絆著一朵翻落。）

少女：冬至過後奶奶就準備迎接聖誕節，平時一起作禮拜的教友這天會特別聚餐，當然我們祇能偷偷的過，不能讓政府知道。

（螢幕：簡陋的禮堂燃著蠟燭，牆壁掛著聖家像、十字架，人們齊唱「白冷夜，白冷夜，耶穌誕生在白冷夜，哈里路亞……」）

非我：阿買坐在那裡使幾個眼神，情緒便成立了……欸，她有人生，不必刻意演出。

戀人：生活一直沒有機會讓妳懂得世故，妳的認知其實全引用自二手概念，先認識了「鏡頭」兩個字，才看見鏡頭；當學習到「眼睛」兩個字，才意會看這個世界用的就是這兩個字所指涉的器官。

非我：可不是，那雙眼睛陰險笑著，笑我對貨真價實的一顆 CANON 鏡頭焦灼，人生成為永遠除不盡的循環小數，永遠消磨在被窺視的情結裡。

（螢幕：地鐵標誌，桃紅色圓圈裡寫著 4，站名 *Belleville*，人潮擁擠，步履匆忙，充斥著各色人種。

少女走進一家裝潢普通的餐廳，脫下皮外套掛在附設的衣架上，連身亮片短裙下面是一雙黑色網狀透明絲襪，她的眼睛似尋人般四處張望。）

少女：不斷有人跟我說 —— 「成天車衣服多辛苦，這樣得撐到何時？妳年輕又漂亮，要懂得利用。現在有免付費手機，每次接電話前祇要聽兩分鐘廣告，我這支妳先拿去用，妳在大街上站站，把手機號碼抄在小紙條塞給路過的男人，偷偷地塞，不要太明顯，得防著警察，要不了十分鐘就有生意上門。」

(螢幕：少女在一名面貌普通的外國男人對面坐下。男人原本低頭讀報紙，略微驚訝底，抬起頭來望著。少女眨著濃密假睫毛、開啟紅豔嘴唇對男人妖佻媚笑，她在餐巾紙上寫著 40€。對於遞到眼前的數字，男人怔怔地一時無有反應。阿買將餐巾紙翻過來又下筆寫字，餐巾紙再度交到男人手上，上面寫著：30€。)

少女：可惡！這嫖客不打算花旅館錢，直接要拉我進旁邊的投幣公廁。

(戀人與少女激烈拉扯，突然間，少女咬住戀人的手臂，戀人慘叫一聲，少女趁機趕緊逃竄。)

(螢幕：鏡頭對著巴黎街景空拍，冬陽、禿木、古典樓房、香水廣告、人潮車陣……)

非我：這個拍攝給我機會「對照」真實，阿買是我單薄人生裡的先行者，她先走了一番歷練，再部分轉讓給我，用我的心理語言詮釋。底片實現的到底是一個影子，一個個像似她又像似我模稜兩可的影子？

戀人：就當作一雙眼睛追逐著妳，那是鏡頭對妳的迷戀，既然一直處在「被看見」的懷疑、焦慮與竊喜裡，這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同時擔任觀者與被觀者。

導演：紀錄片的一切是無可預計，也無法排演的，然而總有無以名之的時刻，神來過，光與影晰透到成爲露滴、湖水、天空，恩典時刻降生了一個透明的角色，戲裡等於戲外。

非我：一個鏡頭減去鏡框，減去焦距，減去快門……，剩下的就是天空，一面清靜如洗的鏡子。那雙眼睛不需要追索能反映唯一真正實相的我，無數塊鏡子拼貼映出複數的我，遊戲，扮演，擬真，虛設，數字無限大的組合可能。一塊寄在另一塊的想像裡，然而每一塊都能反映其中不完整的真實：阿

買……任何一個誰，是我，也不是我。

戀人：飛在天空，妳必須試圖不再是一隻鳥，一隻出外尋找鳥籠的鳥。

（螢幕：教堂週日彌撒，金箔穹頂與彩繪玻璃窗交相輝映著，整間教

堂有若溶在天堂的光裡，管風琴彈奏著巴哈聖詠曲，沈沈肅穆中昂揚著一股超昇。）

少女：一出生家人即躲著村領導偷偷為我受洗，奶奶是個文盲，但常常跟著神父一起念經禱告，我整天跟著奶奶，還不認得字，就會背《玫瑰經》了。

（螢幕：主日神父領著教友吟誦《玫瑰經》：

天主父，及子及聖神；吾願其獲光榮。厥初如何，今茲亦然；以遺永遠及世之世。阿門。

求 今我虔祈聖母；轉祈吾主耶穌。賜我善心之真樂；靈魂之潔淨光明，一如復活。不敢再陷於死罪；又賜我能輕忽世物，若已死亡，不戀虛妄之福。阿門。

求 今我虔祈聖母；轉祈吾主耶穌。賜我心能脫離世幻；但愛天上之物。又求爾眷我願我撫護我；行此人世之路。使我畢程得造天國；永享常生。阿門。）

（非我閉上雙眼，雙手作出祈禱狀。）

非我：天主經文成為阿買知覺世界的依憑，一種最熟悉的靈魂的腹語。善心之真樂；靈魂之潔淨光明，一如復活，如果可以，我也但願自己能夠被救贖。

導演：Cut！Cut！Cut！我不喜歡這個宗教性的結尾。我的電影極少這麼光明，太簡單了！這不是人生！太愚蠢了！

（螢幕畫面突然出現雜訊，完全看不清楚內容，導演衝過去用力地關閉螢幕。）

非我：導演，光明的結局確實不是人生，但簡單跟愚蠢怎麼可能會不是人生呢？

（小孩再度開始套藤圈，戀人上前想把他帶開）

小孩：有個白衣服的姊姊看著我。

（非我在舞台上急忙地奔跑閃躲）

第五幕 對女巫說話

(舞台上出現布偶戲臺，像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童話世界，亮麗的雲彩，青綠的原野，玻璃山洞為主要的背景，裡面懸吊著音樂盒、神仙魔法棒、公主皇冠、讓女巫騎到天空的掃把，許多的偶角在裡面活動著：小紅帽、藍色小精靈，三隻小豬、睡美人……)

非我：讓我回到自己的身體裡吧，我好累好渴，根本走不動也說不出話了。我知道我沒有死，我祇是睡過去了，像被催眠了一樣，妳可以給我一顆解藥嗎？

女巫：累了啊！

非我：我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了，我要醒過來。

女巫：(喃喃自語)真奇怪，玩偶和人類的世界不同，它們是以夜晚當作白天，在黑色天空之下，它們才能自由自在大聲歌唱追逐玩耍，不必擔心被發現。

(非我一臉不解，她走向布偶戲臺，想要看個仔細，或者要找尋一個什麼確切的東西。)

女巫：難道妳不知道它們每晚都會選擇到一個孩子的夢裡，舉行盛大的嘉年華會，使每個孩子都做過關於童話的夢。

(布偶戲臺：銀河天梯變成溜冰鞋，帶領孩子滑過灑滿了星星的夜空，然後乘上月亮盪鞦韆，從天之涯到地之角，要多高有多高，要多遠有多遠。)

孩子：（祇出現聲音）魔鏡、魔鏡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？

（布偶戲臺：白雪公主賜給小女孩一顆紅蘋果，她一口咬下，滿心期待著英俊的王子來將她吻醒。海面上飄著一顆顆如珍珠般的泡沫，失去聲音的小美人魚送來一朵大海螺。）

少女：（祇出現聲音）那裡面藏著愛的音樂，用耳朵靠近，一定會聽見小美人魚傳來的祝福。

（布偶戲臺：小木偶則仔細翻閱孩子的聯絡簿、作業本、成績單，看看誰又調皮了，誰又說謊了，小木偶便負責將他的鼻子拉長。）

小孩：（祇出現聲音）我偷取了海盜船長的勇氣酒，爲了實現願望，我要出發到金銀島，去挖掘千年的寶藏。

女巫：玩偶們賣力的表演，整夜不休息，就是要讓孩子們牢牢記住，即使長大成年以後，也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夢。這也是爲什麼，不論生在貧窮或者富有的家庭，不論生在熱帶或者寒帶國家，每一個孩子都做過童話的夢。

非我：但這一切都與我無關！我累了啊……

女巫：唯一有個例外，那就是放在角落的布娃娃，她完全不起眼，沒有人認識，看起來髒兮兮的，滿臉沾著灰塵，眼睛鼻子全都不清楚，連她的微笑也被遮住了。

（布偶戲臺剎時變成一片漆黑，祇見出現一個布娃娃動也不動。

除了一身的粉紅色洋裝，一雙芭蕾舞鞋，最特別的是，布娃娃手上掛著一隻小船兒，張著藍色的帆布，彷彿大海的顏色。）

非我：(遲疑說著)在我很小的時候也擁有過一個布娃娃，就跟她(手指著戲臺)一模一樣。

女巫：這是一位曾祖母送給小孫女的生日禮物。曾祖母喜歡閱讀關於海洋的故事書，非常嚮往大海，但她祇看過圖片，從沒見過真正的海，百年以前人們遠行一趟是很不容易的。

((布偶戲臺：月亮的光照在布娃娃臉上，她的眼睛動起來，蘋果紅的嘴唇也向上揚起，顯得甜蜜又可愛。))

女巫：她祇是一個老祖母的手工活，早已失去鮮豔的色彩，被展示在櫃子裡當作古董。唯一對她感興趣的是洋娃娃博物館，她曾被外借去外界展覽過，因為她的歷史悠久，而且精細的手工藝現在已經失傳。妳能夠讀出她的心思嗎？

非我：不能！我的布娃娃早已經破損丟掉了。

女巫：讀心術的第一步就是相信，百分之百的相信妳就是她。

非我：我……不可能！

女巫：(以溫柔的催眠聲音)現在妳的眼前晴朗的天空，悠悠的白雲，天空飛過幾隻小鳥，妳的腳下是碧綠的草地，花園裡開滿了鮮花，妳很快樂，一點也不害怕，世界如此安詳。

(非我在催眠聲中，走到第一幕中的花園。)

女巫：感受到了嗎？花園的芳香，小鳥的自在，妳很快樂……

非我：嗯。

女巫：從這一刻開始，妳就是布娃娃。

（非我閉上眼睛，其他角色就從她肚子裡發出聲音，藉由她來訴說。）

小孩：（聲音）我是那樣渴望擁有自己的故事，去經歷不可思議的情節，奇妙的遭遇，巧合的奇蹟，感人的友誼，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，爲什麼唯獨我沒有自己的故事呢？

（一道月光照射進非我的眼睛裡，她發現角落裡出現閃閃發亮的東西——一個用貝殼做成的盒子，看來已被丟棄許久，她吹開表面上的蜘蛛網，掀開盒蓋看個究竟。）

少女：（聲音）咦，是誰不小心遺失的一對眼睫毛？睫毛乾硬的像樹枝。

（女巫朝著盒子吹了一口氣，說也奇怪，貝殼盒中竟然變出兩道彩虹，跨越了整個舞台。）

女巫：妳把落下的眼淚裝進貝殼盒子裡，然後把眼睫毛戴上。

（非我拿起盒子照著指示做了。）

導演：（聲音）哇！整個世界完全不一樣了！

（非我走起路來變得搖搖晃晃，她揉揉眼睛努力要看清楚。）

戀人：（聲音）我的眼睛怎麼了？究竟怎麼回事……天啊！我看不見了！眼前的事物像掉進水裡一般，顏色、線條、形狀、大小都變了，變得模糊不清。

(非我腳底滑了一下，差一點跌倒，她趕緊抓住桌子，喘了好大一口氣。)

女巫：妳必須習慣黑暗，眼前，除了黑暗，還是黑暗。

(非我慢慢地移動身體，用手去試探摸索著，這並非那麼容易，因為她害怕自己會跌倒。)

非我：(怒吼) 臭巫婆！妳騙了我！

女巫：其實黑暗也很好，可以專心的回憶，妳不妨在腦海裡開始畫著地圖，一張一張的畫，用自己的心到遠方去旅行。

非我：請妳還給我自由意志，這種情況下，我去哪裡都像被流放勞改。妳知道嗎？我總是不能忍受，極度恐懼，所以早學會了「閉上眼睛數到十」眼前就會換成另一個世界，三歲就學會的。

女巫：從現在開始妳進入冥想的狀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
非我：我他媽的不愛這種 New Age 的路數！還從童話開始引導，一切太幼稚了。我比妳還樂意一百倍進入那個世界，乾淨、安詳，真的，我試了好幾年，但生命總是坑坑疤疤的，髒了就洗，洗了還會髒。

女巫：爲什麼妳要跟戀人說話？妳傾向於將黑暗放在一種對亡者的召喚，難道戀人死了？還是妳心裡一直希望他消失在這個世界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。

非我：那妳死了嗎？妳不也在這裡。

女巫：誠實說出來吧，妳希望成爲我，妳以爲我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，我唯一不能的恐怕就是變成妳，我在妳的想像裡居留下來同樣也不自由，妳變得不敢愛，以爲戀人消失生命就可以重新來過。

妳曾有過幾個戀人啊，往事歷歷，不該祇有悲傷與埋怨，雖然愛情讓妳與

死亡靠得那麼近，我讀出妳的心一直在牽掛。

非我：所以我並不希望召喚出戀人的死亡？反而因為牽掛，那些悲傷與埋怨從來沒有過去，在我如此不能自主的時候，戀人回到我的枕邊，跟我說話。

女巫：妳陷入回憶之中。

非我：剛剛妳才說，回憶並沒有離開，所以戀人也不會離開。

女巫：我的丈夫是位地理學家，因為工作的緣故，常常必須四處旅行有時甚至要搭十幾個鐘頭的飛機，飛到很遙遠的地方。我們的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，見識過不少令人嘆為觀止的地理現象。

年輕時應該多出去看世界，那麼到老年時才有足夠的材料可以回憶。

非我：從回憶中，妳相信時間是善意的吧。當我感覺到失去意識，就像導演形容的斷電一般，我整個人被整理了一遍，回憶變得很活躍，跳東跳西，好渴望被戀人看見，他變成一雙注視著我的眼睛，我的好、我的不好，曾經讓我們痛苦的片段，他都重新看見。我願意戀人死去，只是因為此刻我才能跟他說話啊，我原諒了一切。

（非我繼續在黑暗中摸索，偶爾會步伐踉蹌。）

（少女、小孩、導演、戀人坐在舞台一個角落，安詳地聆聽女巫說話。）

女巫：我仍然保存著旅行的紀念品，新疆沙漠的駱駝骨，印尼的草履蟲化石，日本琉球島的星沙，艾菲爾鐵塔模型，也有一些已經記不清是在哪裡得來的，一片落葉、一串手環、一個空瓶子、一把生鏽的刀。看著這些彷彿又回到與丈夫一起相伴旅行的時光。妳來摸摸，這些都變成我醫治人的道具。

（雖然看不見，非我一樣一樣用手觸摸，很努力去感受每一件物品背後的故事）

事。)

非我：(喃喃自語) 旅行紀念品……

女巫：真不可思議呢，我們現在所看見的世界，是經過幾萬年時間地殼變動的結果，而有時一次的大變動，往往祇發生在剎那間，時間與空間就被打破，新的與舊的合而為一。我們在彭巴草原經過一個原住民村落，發現一棵千年巨大樹木，年輪的形狀很特別……

非我：這不就是我現在的狀態嗎？什麼都朝我過來，我躺在這裡，失去了意識。我對現實世界唯一剩下的畫面就是醫師朝著我手上的血管打針，然後斷斷續續、零零碎碎，我不能確定什麼是活著的正常時間，什麼是靠近死亡的最後片刻。

女巫：妳把自己溫習了一遍不是嗎？

非我：(突然激動起來) 請妳回答我，這就是死亡的過程嗎？妳正一步一步讓我適應死亡？妳讓我跟童年的布娃娃重逢，布偶戲臺演出我的經歷，又製造騙局讓我失去光明，是不是因為我終於來到了死亡的幽谷？

女巫：妳後悔出這趟遠門？妳完全失去了信心，不再想追尋屬於自己的故事？

非我：我祇是越想越難過(啜泣)，不明白這一切，如果我正在前往死亡的途徑，還需要追尋什麼故事嗎？我希望連回憶都不要，平淡的死去。

女巫：沒有追尋，妳祇會錯過更多。

非我：我要醒過來，醒過來我就能活下去。是不是醫生麻醉藥打得太多，檢查失敗了？我弄不清楚，難道我正在被開刀，一切都好混亂！

女巫：跟妳說話的人都是妳自己找來的。

非我：我寧願不要見到自己一生的回顧，更不必前往在死亡的路上與其他人說話。

女巫：妳說謊。

非我：我沒有說謊！

（以下說話的六個都是以聲音出現）

死神：妳一直在跟我說話。

武士：黑暗裡跟妳說話的都是另一個妳自己。

小孩：她說謊！她還欠我一個願望！

少女：她說謊，卻跑來質疑我為什麼要自殺。

戀人：她說謊，她明明沒有懷孕，卻騙我要帶著小孩去死。

導演：她說謊，阿買的人生她根本演不好。

非我：我說謊了嗎？我沒有說謊！不要因為在黑暗裡就欺騙我，我要讓自己醒過來！我要趕快醒過來！

女巫：妳知道所有的女人在成為女巫之前都會經歷病痛？她們可能會生一場無藥可醫的病，可能會失去意識不記得自己是誰，可能會見到久遠以前的祖先，可能會見到死去很久的另一位女巫，她切斷了跟自己生命的關連，走一趟黑暗之中的旅程，最後她才能成巫。

非我：成巫……

女巫：真正成為女巫之後，她就能幫人治病、幫人找回意識。

（兩道彩虹再度跨越了整座舞台，除了非我以外的角色瞬間消失。）

女巫：這是極為難得的大自然現象，當見到兩道彩虹同時出現，可以在心裡許下心願，因為那是大自然贈送的一份禮物，非常珍貴，祇有幸運的人才能遇到。

非我：我又可以看見了！眼前的事物變得好清楚，就跟以前沒有兩樣，眼睛能看得見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。

（回到第一幕的醫院病房。）

（非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用力呼吸著新鮮空氣，抬頭看著窗外的天空，天空顯得分外明亮。）

非我：妳可以消失嗎？我不需要妳替我治病、尋找意識，我就要醒過來了。妳說的我都明白，好像是跟我自己說的一樣，妳消失吧，既然其他人都走了，他們知道無法給予我什麼光明的啓示。我不會去尋找光明，沒有光明，但我也也不想待在黑暗裡，黑暗裡一無所有，我看見的祇是我自己。

尾聲

非我：妳跟我一模一樣。

我：終於妳認出來了。

非我：妳一直在這兒嗎？

我：從未離開……喔，妳總是喜歡放大自己，或者在妳與別人說話的一時半刻裡，我並不存在。

非我：所以妳已死去？我遇見的都是已經死去的人們。死亡讓一切變得平等。

我：如果我死去，妳也已經死去。

非我：我們不一樣……或許樣子挺相似，但……

我：如果妳死去，我並不會死去，祇是靈魂離開了一陣子。

非我：一路上所遭遇的事情，我無法說明清楚，而且我太累了。回憶

擠在一時半刻裡，然後我遭遇了一些人。

我：我都清楚，我緊緊跟隨著妳，妳所走過的路程，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

走過，我都說過，我們無法分開，無論醒來或睡去，無論活著或死去。

即使這不是一場夢……

非我：我並不是妳。

我：妳是我。